

故黄河童趣

王德义

日前，翻阅我的《云龙情》诗集，其中《黄河故道》的笔记，突然勾起了我小时候生活在故黄河畔的往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故黄河在徐州市内的水域面积并不算大。往南到津浦铁路大桥为止，再往前便是干枯的河道；往北至庆云桥西，再往前就是水漫桥——平时这里无水，只有雨季才有细水漫桥的景象。河水平均只有一米多深，最深处也不过两人深。

然而，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，像一面透明的镜子，映出岸边的绿树和天上的白云。微风拂过，水波荡漾，泛起层层涟漪。水面上小鱼儿张嘴觅食的样子，都瞧得一清二楚。

故黄河岸边，每隔两三米就摆放着一块表面粗糙的大石头，那是女人们洗衣服的地方。傍晚，女人们不约而同端着一盆盆衣物来到河边，或在石板上揉搓，或用木棒捶打，或在水中摆荡。那有节奏的捶衣声此起彼伏，宛如一曲动人的民间打击乐。

那时，我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发小都上小学。每到下午放学或星期天，我们便会跑到故黄河边“寻乐子”，他们中有几个是搞恶作剧的高手。吓唬洗衣服的小姑娘，便是他们的“拿手好戏”。先寻好目标，或是同学，或是邻居，或是认识的女孩，不是向她们洗衣的近处抛一块石头搅浑河水，就是悄悄游到洗衣处突然现身，把姑娘们吓得尖叫。但他们还是有分寸的，婶子、大娘、厉害的大姐，他们从不敢惹。而我只

敢在岸边观望，生怕受惊吓的姑娘到家里告状，最担心母亲为此生气。

往年夏天，好像比现在热得多。家里没有电扇、空调，三伏天夜里很难入睡，我们几个便约好到故黄河岸边乘凉过夜。一张凉席铺在地上，一块砖头当枕头，说着、笑着、唱着，吹着河风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半夜睡得正酣，突然身上滴了几滴水，接着就听有人喊：“下雨了！”我们急忙爬起来，只见天上星星高挂，哪来的雨？这时一位发小哈哈大笑，原来是他从河里舀了一盆水，洒在睡熟的小伙伴身上，又引来一阵打闹嬉笑。

清晨醒来，伙伴们的头发、胸前、裤脚都湿漉漉的，原来是夜里露水打湿了衣裳。而我身上却干爽如常，身边还多了一条大浴巾。不用问，这准是母亲夜里来过，悄悄给我盖上的。

在故黄河里捉鱼，更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大雨过后，河水变得浑浊，老话说“浑水摸鱼”，这时正是捉鱼的好时机。我和小伙伴们准备好一根粗麻绳，长度足有多半条河宽。在绳子中间绑上几块大石头，将麻绳横跨河面，两人各拉一端慢慢往前赶，其余两三个伙伴游在绳后一两米处。看到水面突然冒泡泡，就知道有鱼往淤泥里钻了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必有收获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鱼过千层网，难过一根绳”。

我的游泳水平不高，只会“狗刨式”，多数时间只在浅水区拉拉绳子、专门收鱼。有一次，我强烈要

求亲手摸鱼，可连着几个猛子下去，不但没捉到鱼，反而被不知什么东西叮了一口，吓得我再也不敢下水了。

我们捉鱼也有讲究：捉到小鱼一般都会放生，捉到肚大的母鱼也随手放回河里。我们从不到和平桥以南的显红岛附近捉鱼，因为我们相信老徐州人口口相传的那段故事。相传，那是苏轼的亲妹妹苏小妹一袭红衣跳水退洪的地方，“显红岛”即得名于此，洪水退去的地方即名为“下洪”。

其实，显红岛一带是故黄河水面最宽、水最深的地方，鱼也更多。但大人们都说，那些鱼是苏小妹喂养的，不能捉。大人的话我们自然听从，更何况苏小妹是徐州的恩人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那只是个美丽的传说。苏东坡任职徐州、带领百姓抗洪救灾是史实，但他并没有妹妹，更没有跳水退洪的故事。

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由于上下游工业污染，河水一度浑浊发臭。我们也都长成了小伙子，再没有时间来这里玩耍。七十年代末，故黄河迎来大改造：拓宽、挖深、砌石岸、植花木。当时我作为街道办事处“改造旧黄河小组”的领队，还带领几十人在这里义务劳动了一二十天。

如今的故黄河，已蜕变成徐州城一道亮丽的景观。每每走近它，心中不仅油然而升起对自己当年劳动成果的自豪，更会忆起童年那段无忧无虑、充满欢乐的往事。

此心安处是团圆

陈露

记忆里的年味，是爷爷家厨房里的热辣滚烫。每年除夕当天的午后，爷爷家的厨房便成了做饭好手二大爷的战场。谁早下班，谁就去帮厨，油锅滋滋地响，亮晶晶的拔丝地瓜里满是年味的甜，糖醋鱼的汁液在盘中漾开琥珀色的光，那时的团圆饭，是拥挤的、吵闹的。爸爸姊妹六个，碗碟的碰撞声和孩子们的嬉笑声，能把爷爷家的房顶都掀开几分。

对我而言，最盛大的狂欢在饭后。我跟着哥哥姐姐们揣着各种小烟花，跑到漆黑的院子里，几枚“摔炮”在泥地里炸出脆响，一挂“小鞭”噼里啪啦溅起的红光，就是童年关于春节最璀璨的定义。空气中硝烟味，是过年特有的味道，刺激里带着童年没心没肺的快活。

后来，年味似乎无可避免地变淡了。爷爷走了，哥哥上学去了上海，姐姐工作去了北京，每年春节大爷大妈们也都奔着哥哥姐姐而去，年夜饭变成了视频电话里的拜年问候，手机屏幕里传来热忱的祝福，但挂掉电话的一瞬间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少了那种能把人牢牢粘在一起的、暖烘烘的热腾。

直到今年，我们终于重新聚齐了。坐在饭店的包间里，窗外是城市的流光，窗内是一张终于圆满的饭桌。没有灶火，没有鞭炮，可今年的年夜饭暖意蒸腾，酒杯轻轻相碰时，一种久违的、被温暖包裹的踏实感，扑面而来。

原来，年味从未消失，它化作了最寻常、也最治愈的言语与倾听。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过去一年生活的点滴，听侄子聊他烘焙的心得，听姐姐聊她的护肤体验，听哥哥聊他在新疆滑雪的经历……那些平日化解不了的孤独或压力，在家人专注的倾听与理解中，被轻轻接住、化解。这份“被接纳”“被懂得”的安全感，熨帖心灵，积蓄能力。幸福变得如此具体，是团聚，是陪伴，是让彼此都卸下铠甲、舒展真心交付给彼此的这段时光。

酒过三巡，大爷和姐姐相视一笑，略带郑重地宣布：“下面送上一道文化大餐，我们自己作词，用AI作曲，写了一首家族之歌，请听！”顿时，整个房间安静下来，当温暖的旋律从手机中流出，歌词唱出我们

家族的根系、祖辈的足迹，有爸爸那代人的模样与故事，“从江南烟雨到徐州城，算盘打出天地情，我从镇江来，我是陈家后……”姐姐轻声哼唱，大爷打着拍子，他们眼中闪烁着同样的光。在温暖的歌声里，我缓缓环视这张团圆桌——大爷今年已七十有四，姑姑已至从心之年，姐姐的眼角也有了细纹，大侄子已年过十八，已然是个挺拔的少年郎……心头忽然被一种强烈的感慨击中：在岁月匆匆、各自奔赴人生山海的路途中，我们这一大家还能像今天这样，齐齐整整地围坐在一起，彼此见证成长痕迹，分享生命年华里的悲喜，是多么珍贵而难得的一件事。这首歌，像一根无形而强韧的丝线，把我们每个人——无论身在何方——轻轻拉回同一个圆心。它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来处，也确认了彼此的归属，带我们走进了心里共同的血脉与记忆。

团聚，即是年味。年味，未必是震耳的爆竹、让人仰头惊叹的烟火，它是穿越山海也要相聚的引力，是卸下所有身份与疲惫的松弛，是知道总有几个人会为你永远留座的安心。年味在每一张团聚的笑脸里，在每一句“回来就好”的问候里，在每一个“我懂”和“我在”的瞬间。我们真正需要的爱，其实很小、很基础——不过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安心地吃吃喝喝，陪伴彼此，彼此满足。这种温情的瞬间，就是幸福本身。

人团圆了，年味就到了。心团聚了，年就圆满了。



AI制图

人间至味菜饭香

乔国山

这是谁家在煮菜饭？那股咸香、焦香裹着一丝清甜，从窗外飘进来，不由分说把我拽到儿时的灶台边。

记得小时候的春天，风一暖、雨一润，自家菜园里的青菜便渐次抽茎。母亲说，菜一开花就老了，得赶在开花前吃掉，她便用大铁锅，日复一日地为我们煮上一锅锅香喷喷的菜饭。

母亲做菜饭的手法很娴熟。腌好的五花肉切成匀称的肉丁，大铁锅烧热，淋两勺金黄的菜籽油，肉丁一下锅，“滋滋”一声，醇香瞬间爆开，待煸出油脂，便将切碎的青菜倒进去，加少许盐，翻不了几铲便软塌下来。这时，将淘净沥干的米倒进去，再翻炒几下，让米粒都裹上油脂和菜汁。最后，加开水十分关键，多一分则烂，少一分则生。母亲有分寸，待水超过米约大半节手指的高度，便盖上厚重的木锅盖。

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大铁锅里“咕嘟”地沸腾起来。后来声音慢慢变小，变成嗤嗤的细响，这时就要转小火慢焖了。母亲说“千烧不及一焖”，待一股焦香味冒出来，就要赶紧熄火了。

锅盖揭开，白气裹着浓香窜了出来，米的甘香、肉的咸香，菜的清香妥帖地混在一起。母亲用锅铲把饭翻松了，菜和肉均匀地分布在饭粒之间，晶莹剔透的饭粒，翠绿的青菜，赭红的腊肉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。我们姊妹几个顾不得烫，就往嘴里扒。一碗下去，腹中充实，两碗过后，犹觉不足。总要将最后几粒沾着油光的米饭也送入口中，真切地体会人间至味是菜饭。

饭尽锅空，总要等菜饭锅巴入口，才觉圆满。一把松软的稻草轻轻送进灶底，火光倏起。细微的“咔嚓”声后，混合着焦香、菜香与肉脂香的气息，丝丝缕缕地透了出来。母亲沿着锅边一铲，一整张金黄油亮的锅巴便应声而起。母亲眯着眼睛捧到我们面前，我们掰一块放嘴里，鲜咸酥脆，越嚼越香，煞是有味。那一张锅巴，在争抢中瞬间便风卷残云，只余指尖一点油光，和唇齿间久久不散的回响。

如今，那被柴火熏黑的灶台，旧时光里的菜饭香味儿，还有母亲眯成两条缝的眼睛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它们都沉在记忆的深处，偶尔被一缕香气勾起来，便又活泛起来，暖暖地，在心里面荡漾开。